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750484

8  
U

學叢刊

五

盧 Vishnu Sarma 原著  
前重譯



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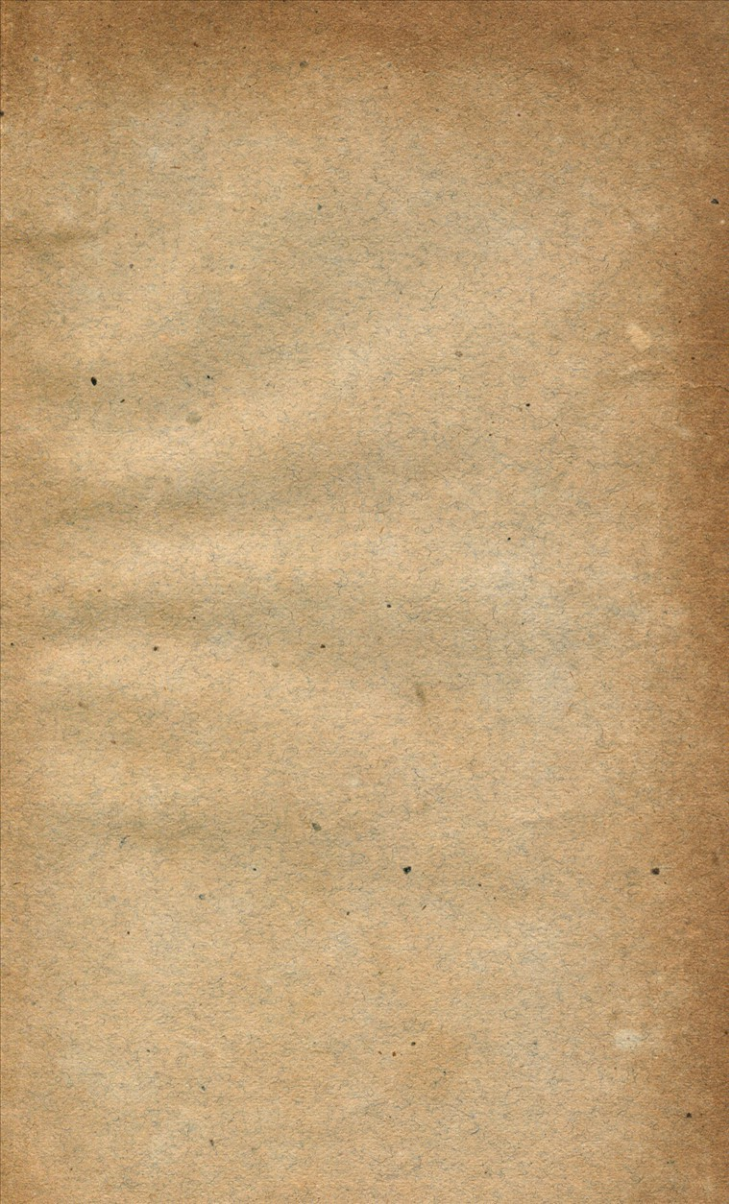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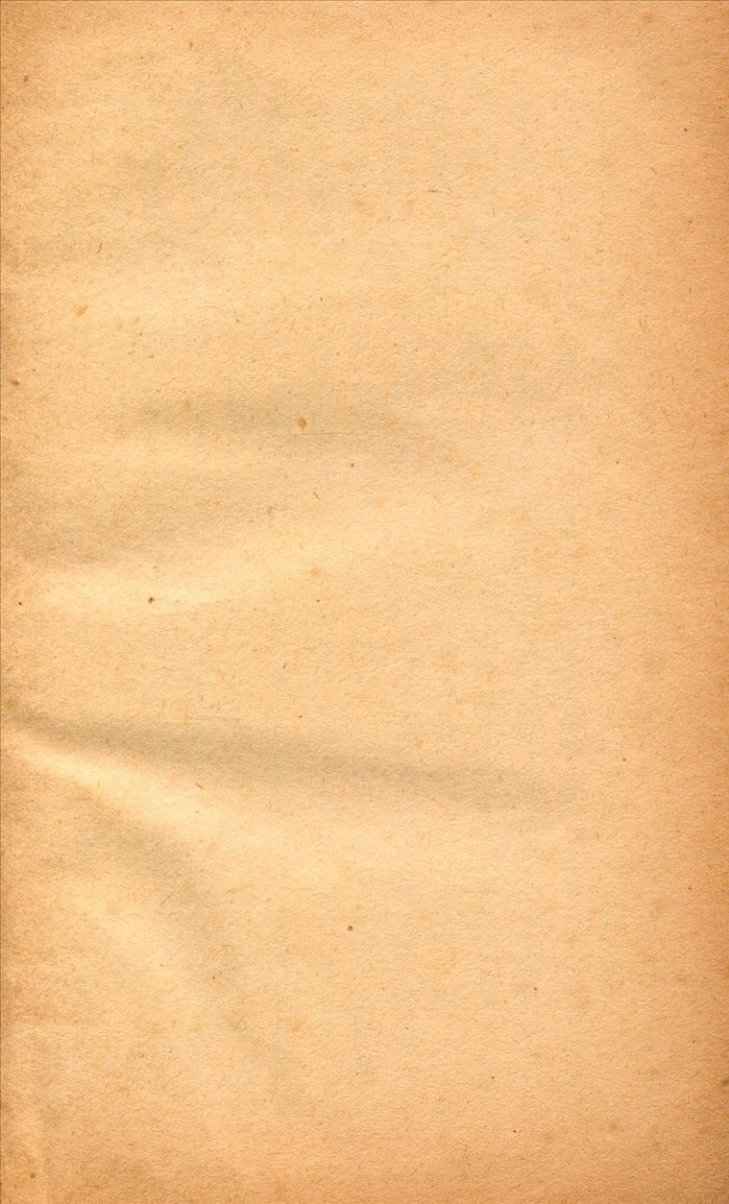
書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正中書局印行











原  
敘

昔日在花城中，有一王名蘇伽多魯薩，冢宰曰阿摩羅薩惕，王以道德與治術聞。不幸三子皆著有過失，不聞教誨，桀傲不馴，任性而行，昏闇不肖；態復傲慢，人咸遠避之。而三子者，日事賭博田獵，荒淫無度；王屢教之不改，戚焉憂之。常與冢宰謀曰：吾寧絕嗣，不欲有此劣子。冢宰同情於王，議召國中高僧，所望有能改王子行者。於是集諸高僧，王始訴其衷曲，謂諸僧爲地上之神，宜無所不能；果能改諸王子所爲，當致厚贖以謝。高僧皆默然不應，最後乃曰：王所命，非僧人所能爲也。因天使之昏闇者，僧人無以改之；王有他命無不應，若取膏脂於砂土，活死者於既絕，包河水於羊毛而不漏，生雙角於兔首而不達；惟化惡劣之天性，則非所能也。王聞言而怒，欲沒諸僧之田地產業，奪其權益，且逐放之。高僧中有毘什羅薩摩者，見王色不霽，請息王怒，允教諸王子；假以六月，定化所行，以副王子之分。王大喜！賜毘什羅薩摩以七寶，七寶者：金、銀、緞、紗、輿、室與菟醬；並以王子付之。毘什羅薩摩既歸，諸僧怨之，以爲不當爲所不能，曰：納非大膽妄爲，是爲解我諸僧圍耳；王既怒形於色，不利於我諸僧，今雖未免此厄，然延六日期，其間或有良圖，未可知也。偶然往往有濟於命定之數，使其成就；人生誠艱難，但得延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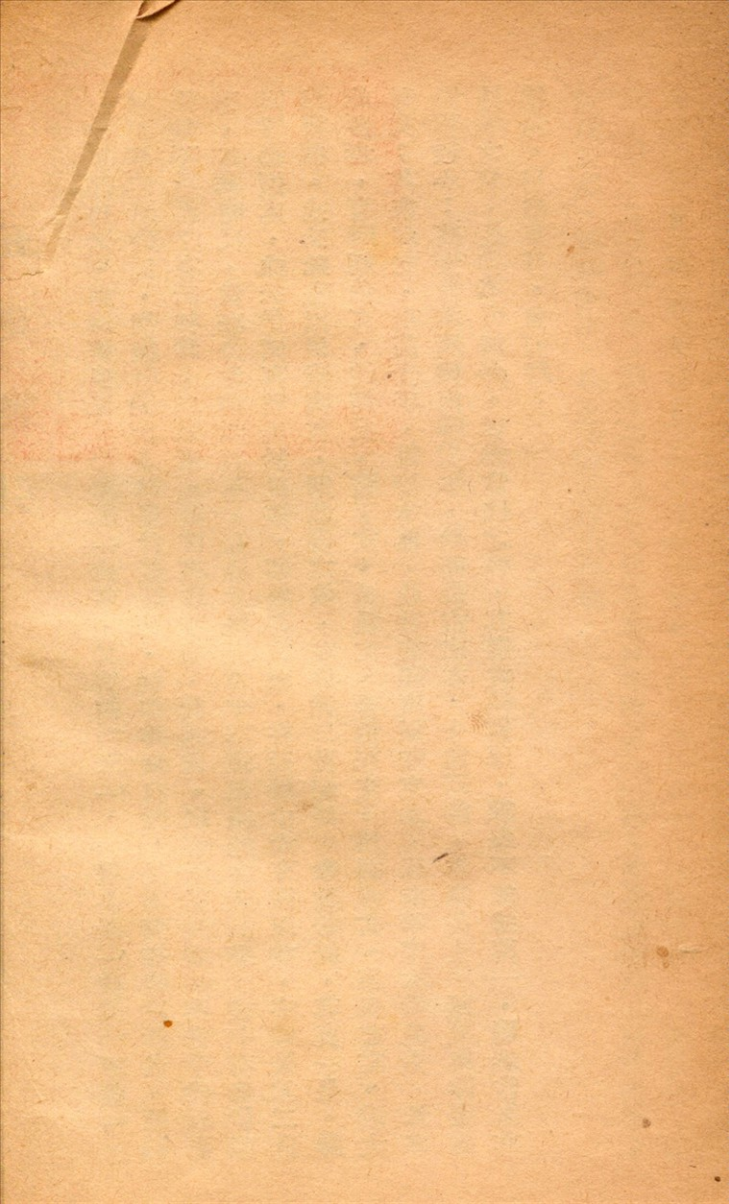


且延遲，亦大佳事，在六月中或可化凶爲吉。於是說數故事以證其言不謬。說畢，諸僧同聲讚揚其智慧與技巧。曰：微毘什羅薩摩延遲之計，無他術也；竭厥智慧，當達所望，遂與告別。且預祝成功，能化諸王子行。毘什羅薩摩復思得一計，卽以道德教訓出諸寓言；旣獲良益，亦饒興味。此五葉書之所由作也。

## 五葉書引

五葉書者，盤洽檀多羅。「盤洽」云者，梵之謂「五」，「檀多羅」猶言「卷葉」。書不詳作者姓氏，惟編中說教者曰毘什羅薩摩，疑卽作者自謂。是五葉書後世所名，原編修短不可悉；有云初爲十二卷者。蓋旨在述道德，託寓言，以告諸王公者。寓言受佛教影響，考其時代，當在公元前六百年，在公元後五百年印度記載此書者頗夥。書中有與伊索寓言類似處，或云伊索寓言出於此書，則此書之成，在亞歷山大東征以前，亦卽公元二世紀前也。或云此書出伊索寓言，則此書之成，在公元二世紀後。衆說紛紜，莫衷一是。譯此書者，有阿刺伯文、波斯文、臘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法蘭西文、德意志文、義大利文；英吉利文，出芮士手，蓋節本也。此書在印度原無定本，以南印度本爲最少，外來影響較小；芮士節本所據南印度本，殆亦最古之本。今前所譯，本諸芮士。諸夏與印度爲昆季之邦，是書不可無譯。書非當代之書，其辭古樸質厚，譯筆不能達萬一，覽者當恕其拙焉。甲申正月，盧前序。





# 第一葉

毘什羅薩摩始窺察生徒性格，護視之周，亦不稍離。一日，諸王子從之田獵，一如往昔，至感疲倦；顧所獲野獸無算，乃同坐憩於樹陰。當此之時，王子之長者請陳說故事，不知正中毘什羅薩摩意，利此機會，按所豫計，將教訓娛樂融爲一談，於是乎說；此故事是名友別。

有商賈名達納拿希伽者，居康他伐締城，時將遠行，採購珍貴貨物，挈牛而往，欲以載貨物歸。當其過森林時，有心愛之牛曰桑給發伽者，不幸一足陷石中，傾跌足且斷。商賈去留兩難，躊躇至再，決意留牛，以不妨其行旅。牛既被留林中，商賈遂獨往。初牛之被棄也，命危幾殆，後得清泉青草，蘇息漸愈，乃壯健如故，早已忘其失足時矣。

近林之處，有獅號林中王，統率百獸，以兩豺爲輔臣。一曰嘉羅塔加，一曰達摩拿加，嘗無禮於王，見逐朝廷。兩豺退居於林。獅王因畏熱故，往永沒納河飲水；將返，聞有大聲，桑給發伽之聲也，獅王不知此聲何自來，是何獸之聲，疑必勇往壯健之獸也，豈與我爭王位者耶？憂慮之甚，乃思其輔臣，於是召兩豺。

當嘉羅塔加、達摩拿加聞命時，殆已知獅王所以召之之意，不欲即奉召，且考量之，



曰：王今召我，以困難故，是王自知其不安全矣。達摩拿加曰：未應召時，當自計其利害，吾儕且不往朝，試先自爲計。嘉羅塔加曰：然如子言，當先考量，不爾，則如猴所遇者，請畢吾言，商之名吉多者。

在射羅巴河濱建一廟宇，一日，匠伐大木，木尙未斷，而匠他去，則以木實其隙，值羣猴覓食至，一猴躍至木端，往來其上，所實之木墜而大木合，猴乃被挾以死。達摩拿加曰：聞君說猴，是知不三思必危其身，忠於王而進盡言者，亦必有厄。

往在烏闍衍城，有王名達摩達納者，嘗闢深池，王曰望池中之水溢以爲用，顧待之久，卒不見效。蓋池中有望不易見之孔，孔與溝通，所蓄水悉隱洩於孔，而池常涸。王闢池費多金，而多金枉費，心殊不懌。時有隱者居之近，備聞其事，知王之怏怏也。前語之曰，是池之涸因忌者施魔術故，惟一破魔得水之法：誅一武士或一隱者。王聞而喜，然近處人煙稀少，不得已乃擒此隱者，殺之池側，投尸於池。尸正塞其孔，大小適度，於是水乃不洩，未久而池水滿溢，遠邇田畝得以肥沃矣。

嘉羅塔加悉心聞聽，思而言曰，聞此故事，使吾謹慎，然我輩終宜往見獅王。自離朝以來，爲衆所棄，居於卑賤；一旦承主之寵，則衆必諂我，豈特我輩得此尊崇，亦足爲我親友光，且周濟貧寒，扶助弱小，一切善行無不施。不見犬之馳逐乎，爲些子食物而已，望主人而搖尾，見食物而心喜；又不見大象乎，忘其驕傲，對人馴服，受命維謹，初亦不過

爲求食物而已也。我輩若至此，何躊躇爲？

達摩拿加舉古格言而答之曰：盜竊、養馬、蓄財、憤怒、魔術、侍候王公貴人，皆所以毀滅人者也。吾思之熟，終宜不歸，若汝願往，請君獨去。嘉羅塔加曰：君言誤矣，此大事者欲求其成，必二人俱，不然同毀滅耳。我二人相分離，一如彼兩嘴之鳥。

昔日林中有兩嘴鳥，一日，棲息芒果樹上食甜蜜之果實，食者一嘴而他嘴忌之，且相怨曰：汝何啖之不已，使我不得食？食者曰：汝何怨爲？吾之食何異於汝之食乎？吾汝共一腹耳。然他嘴之怒終不息，行思有以爲報，見毒草欲吞嚙之，卒中毒，鳥於是死。蓋兩嘴不和遂至於戕賊而亡也，是不和睦者必多不幸，汝甯忘此古格言乎，勿孤身行路，勿獨自謁王。君欲聞諸他故事乎，說合併互助之利者，吾爲若言，汝更聽之。

昔時在蘇摩樸梨城，有僧人名嘉納薩摩者，甚貧苦，偶獲鉅資，乃發願往恆河進香，浴於恆河，洗滌其罪惡，料理行囊已，遂就道，一日，經森林，蒞薩伐締河，將浴，甫投水，而一蟹至前，問其何往，曰：納往恆河進香，蟹曰：吾居此久，地殊不適宜我，請挈助我而之他，俾稍得安居，定不負君恩，識之終身不忘也。使君有問亦必汝助，僧人怪之，曰：汝區區蟹耳，何得助我高僧耶？蟹曰：唯。

有城名婆羅巴發惕者，古有一王曰阿地惕發摩，一日出獵，侍從甚盛，行至深林中，見一大象至。衆皆恐懼，王慰之曰：朕將擒此象載之還宮，衆乃爭謀擒象，築深溝覆以樹



葉，然後繞象成圍，讓路則直底於溝，象逸遂墜。王大喜，顧謂衆曰：象未就擒，先使饑餓八日，象力既乏，自易入穀。衆聞言紛走，獨留象溝中。二日後又有僧人循永沒納河者，經過是處，見溝中象而問之。象白此事，且請僧救之。僧以力不勝辭，不能舉象出也。象固哀求，僧曰：思惟一計，若汝嘗助人，或助他獸者，際此可邀之來助。象沉思久，曰：吾不復能記憶曾否助人，惟記憶脫一鼠於難，試述其事經過。

一歲，蘇伐那巴胡王在位時，伽寧伽國忽來羣鼠，盡一切食糧，隨處荒饑，人民咸集，請願於王，乞籌策以驅羣鼠。王於是舉國之獵戶，衆攜網羅以至，爭捕羣鼠。忍耐辛勤，歷久始得取鼠於穴；置鼠瓦罐中，使之餓斃。鼠既入罐，吾適經過，鼠王乃請卹於我，拯彼鼠命。鼠王曰：此事在汝殊易爲之，以足一蹴則罐立破。當時動吾憐憫之心，遂爲破罐。鼠王感我德，曰：銘此恩當不忘，他日使子遇難，必有以爲報。

僧人曰：汝既助鼠，今日可召鼠來，鼠當拯汝，一如汝當日之拯鼠然，汝必得救，吾爲汝祝，言已，僧去。象於是從僧人言，召鼠王來。鼠王立躍至溝中，象語以今日方來之禍，請有以爲救。鼠王曰：此易事耳，勿懼，我必助汝獲自由。遂乃聚羣鼠於深溝，取四圍之土，以填溝壑，未幾溝壑土滿，象乃得出。是象以救鼠而自救也。

蟹說象畢，又曰：小如鼠，尙可以救象，安知吾之無以報子恩耶？嘉納薩摩復思，此渺小者如其聰慧，不待躊躇，乃置之囊中前進，復至一森林，時在中午，天暑熱，乃憇

於是，因而睡熟，是時蟹所豫言之災禍不幸而至。

蓋嘉納薩摩睡在樹下，蟻塚中有一大蛇，樹上爲鴉巢，鴉與蛇鄰，結而爲謀；每當行人至樹下，鴉必呼蛇。蛇出嚙人，蛇甚毒，遇者必不得生，於是鴉蛇共食其人之尸。鴉見嘉納薩摩時，望蛇而呼，蛇急出齧以死。羣鴉方飛集尸上，鴉王瞥見僧囊中有物蠕動，伸首囊中，視爲何物。蟹因捉挾其頸，鴉王哀呼求釋。蟹不之許，若不使僧人復活若亦不得活。鴉王轉語羣鴉，其勢危迫，請蛇復活此僧。羣鴉乃求諸蛇，蛇無已至僧尸前，以舌吮傷口吸引其毒，始得復活。顧僧人既醒，四顧見蟹，方捉挾一鴉，心以爲異。蟹告以往事。僧人自以爲睡夢中醒，至爲驚訝，曰：鴉既踐諾，蟹乎，汝亦宜守信釋之去。而蟹欲懲鴉，以爲罪有應得，徒以毒蛇在側，不敢殺鴉，語僧人曰：試前行數武，吾將釋之。僧人遂並投於囊，攜以前行，且促蟹踐其諾言。蟹曰：不必踐惡人諾，亦不信惡人言。當知此鴉已害多人性命，吾從子言而釋之，又必以害多人。吾今語子，彼惡人助惡人之事，其後惡人終自食其報也。

在永沒納河畔，有侶聚居之村，村曰阿耆黎拖藍，村中一僧將往恆河進香，厥名阿思惕加。旣成行，一日，在永沒納河浴，旣入水，見一鱷魚至，問所自來，今將何往，僧告之。鱷聞僧將往嘉錫國，請攜之往恆河，欲安身所。鱷今所居者至夏日則水涸，頗不能安。阿思惕加憐之，引鱷入囊，負諸背上往。抵恆河邊時，僧啓囊告鱷曰：汝今可以入水矣。



而鱷以在日中行旅久，至感疲乏，不能自投水中，請僧更送行數武。僧不之疑，允諾其言，攜之淺水。其時鱷魚嚼僧足，且將率僧至水。僧大恐懼，且怒曰：惡物！汝豈若是以怨報德乎？豈忍如是行不義乎？豈吾救汝，汝乃若是待我乎？鱷曰：子所謂道德感恩者，吾不知其意，吾故欲取助我者而食之也。僧曰：少待，且問之他人，請爲批判，倘所遇同汝意者三，我卽以我身飼汝。鱷魚許之。初至河邊芒果樹下，僧問樹曰：以怨報德可乎？芒果樹曰：是非非吾所知，然如若輩人者待我亦若是，饑則食我果，我嘗以樹陰爲人蔽日，及吾年老，或不幸病，無以助人之時，人乃忘我往日，伐我枝幹，甚者連根拔我，由是可知人所謂道德者，未嘗不負其養育之恩也。復叩之老牛，老牛方齧草河畔。僧既問之，牛曰：子無爲我言道德，今人之所謂道德者，亦卽食其有養育之恩者也。以吾不幸之經歷，使我知之。吾有益於人者也，耕人之田，予人以犢，飲人以乳，及吾之老，人乃棄我以飼野獸耳。於是，僧人之命絕於第三。時瞥見一獾，僧人往問之，權未之答而詢其詳情，聞僧所述，乃失聲笑，似甚同情於鱷者，曰：吾未作答前，第欲知若輩在旅途中之狀。鱷未之疑，投身入囊，僧人舉以相示。鱷初入囊中，權命僧人攜之荒僻之處，令置囊地上，以大石猛擲，遂破其首；且告僧人曰，愚哉僧也，今而後汝聞教訓矣，汝慎勿與惡人友。於是權召親友，飽餐鱷肉。僧進香畢，始安然返鄉。

蟹說鱷畢，曰：今可知與惡人不可交，亦不可踐諾守信，既入吾手，當無憐憫而殛之。

矣。說已，乃殺鴉。僧既脫難，攜蟹之恆河縱之入河，且重謝之，以蟹之能助己也；然後浴於恆河歸。

嘉羅塔加說蟹事竟，曰：君知協同互助，智者所爲，吾二人慎無相離，入朝必偕，俾互爲助。達摩拿加聞之，始允同往，前途之禍福願其受之也。立謁獅王，獅王未白其意，先囑以不得洩其祕密，且誓不得違叛，亦不計前此二臣之過失已。二豹乃誓以王事爲己事。獅王乃曰：前數日者，聞有大聲，心甚惶懼，疑揚聲之獸欲奪我王位者也。嘉羅塔加、達摩拿加則視此亦尋常獸，共慰語王，請王勿懼，曰：世間蓋無有力勝於王，勇過於王者，姑無論此聞而未見之獸爲何物，必不能爲王危，王何懼焉？嘉羅塔加於是說故事，以明王之不必恐懼，請復振王威力。

昔北方有二王出獵，初相遇林中，爭一野豕，口辯激烈，至於動武，士卒馬匹死者甚衆，兩方損失皆鉅，然後罷戰。及兩軍退，羣豹趨至，飽啖肉食。方羣豹之食也，狂風條至，吹折樹枝，拔樹根，揚塵沙，障蔽一切。羣豹疑二王之返戈而戰也，驚遯入林，匿居數日不敢出；終迫於饑餓，勇敢出視，則林中一無所有，知爲風也。

獅王曰：若輩無論何語，使吾不能置信。尋常之獸而有如吾所聞其聲之巨者，是可懼之巨聲，必出自猛鷲無敵之獸。吾將棄王國，以遠避之。古格言不云乎：遠離惡人，勿使有惡習之鄉愚與若近。國有二王，去之可也。豹曰：若然，王奚以爲計？亦有格言曰：勿



離故土。願王不去而之他，臣等終謂王之恐懼爲不必有事。王所懼者，雷天之代步耳，臣等願如王意，往見此獸，俾深知底蘊；果如王所料者，則與結盟。獅王曰：諾。二豺往，將會晤，王授以全權，速去而早歸也。

於是二豺往，既尋得桑給發伽於林隅，時在永沒納河畔齧草。二豺行而前，問若爲誰？從何方來？至則笑爲？桑給發伽具告之曰：在大森林中爲其主所棄。二豺聞之，相視而笑，曰：是即可恐懼之巨獸爲吾獅王所畏者也，健強如吾獅王奚爲而懼此被棄之犢乎？

二豺行且思曰：吾儕胡不欺吾獅王，亦作恐懼之狀，以告王曰：嘗見巨獸，信如王語，則吾王之恐懼或有利於吾儕也。縱功不及我，王亦必以爲舍吾儕莫屬。於是歸，復於王，囁嚅而言曰：王！臣等與相晤，始知王之恐懼良有以也。巨獸者，自在天之代步，爲大自在天所遣，來至深林，食一切大小之獸。獅王果聞而益懼，語音中流露其憂慮，曰：吾言信然，自當懷是恐懼，吾思之熟且確，能作此巨聲之獸，必強勝於我，必與我爲敵，行將攘奪王位者也。

嘉羅塔加、達摩拿加聞王言而喜，自謂其計成功，因所言而王益懼也。假言慰王曰：臣等與商洽，願與交好，並邀之訂盟何如。王許之，隨返至桑給發伽處，重訪此孤牛，作佛然不悅狀，曰：若今所居之林，乃獅之王國也，若不欲老獅食者，急宜他徙。讀者當知此時桑給發伽之恐懼又何如也。桑給發伽曰：吾何往乎？世人皆我棄，以吾之窮苦老弱，居

此未嘗有過失，不過林之一隅，從無害於他物，復何往耶？獅果食我，其食我已耳。吾寧受爪之攫擊，殊不欲延此無聊月歲也。二豺曰：君處困苦境，應出以柔和之口吻，若爾靡然之物，何爲大胆揚巨聲乎？不知者則將以若爲此間王，何爲以是恐懼人心耶。他人之畏若聲，蓋從未聞似若聲之宏者。吾獅王亦以是憤怒，疑若以聲之懼人，王不信尙有能大膽揚巨聲於其國中者。惟我獅王實甚仁慈，未嘗不能憐憫汝。使若安居於是，必謙恭小心，細其聲而語。若不憶格言乎？微風可以悅人，暴風雨使人畏懼。吾儕將導汝見王。若知世人締婚或將覲謁，必須他人爲助，知汝強於我大於我，然事有往往軟弱爲之而勝壯健者之爲之也；在金山巔，有芒果樹焉，結甜美之果實，一獅從樹下過，欲食此果，而樹枝高不可攀，雖竭盡其力終不可得，苦思取食之法。時樹上有一鴉安閑採果實食，未幾卽飽啖而去。獅徒然等待，卒悵然去之，然心未嘗不以不能如鴉之所得爲可恥也。

二豺言已，勸桑給發伽去謁獅王，牛不之疑，隨以前往。既抵獅王宮前，二豺留牛於外，先行入報，告王以不辱使命，且跨其能，曰：牛故固執，初不信臣等言，幾費唇舌，乃得允於王共居，微臣逞巧妙之詞鋒，不得允與王結盟而爲友也。王聞之亦大喜，復獎贊之，稱其忠盡。明日，二豺又去桑給發伽許，引見獅王。獅王嚴肅接見，其盟友高踞王位，旁列羣臣。桑給發伽至，獅王不語，惟善視之，自以爲幸，因輔臣力，獲此盟友也。魁梧其表，銳利其足，可以擊人，欣然領之入宮，授以權，私心忻悅，以爲得偉岸之友，不復



他畏，自是安享太平矣。獅乃與牛成莫逆交，互相敬愛，永誓不離。獅王不至饑甚，不出畋獵。而嘉羅塔加、達摩拿加久而悔焉，悔攜牛之來也。

自王見牛，日與俱，忘其故常，不時時出獵；獵之時，亦匿圖一己之飽，棄吾儕如遺，置吾儕之饑餓而不問。是攜牛而來者，吾自毀耳。往日未嘗考慮及此，是吾儕之所爲，與彼僧同。

近南方嘉非里河，有村落曰達摩蒲里，一僧曰德發薩摩者，年老苦行，然不能捨其塵俗，而有貪心。貪得無厭之欲，克服其身，務聚錢財，爲安全計，置之杖中，俾隨取以行。一僧聞之，將來竊其錢財，既求見，虔誠其貌，請任傭保之事，僧許焉。僕善窺主意，事之勤謹，久乃有信。蓋僕力任百役，暇復能爲嬉戲以娛之，僧乃益喜。僕所能，琴爲最。僧未嘗不自幸其運，獲茲慧僕，一切得以託付；惟此貯藏錢財之杖，則不少離。他日，僧挈僕出化村外，歸至中途，僕潛折草簪頭上，迅至僧前，自請罪曰：吾犯大過，頃始知之，在彼飯我人家，稻草落吾頭上，初未之覺，是犯盜竊罪，何由以自贖耶？僧曰：汝本不知，汝故無過。曰：鳩毒終爲鳩毒，知之者不知之者，食之則一，其果一也，請語我贖罪之道。僧大贊許，以僕之忠實若是，曰：如汝忠誠贖若罪，不必他求，汝第着衣服投入水中可耳。僕立從其說，出於水，復至僧前，三叩其首，爲主祝福。僧益訝其心之潔，曰：誠哉吾僕，忠實至此，純潔至此，吾安獨復見其人耶？於是信賴益甚，然貯藏錢財之杖，終

不付與。

僕殊不自足，因其計未售故，乃別爲謀。他日復語其主人洗滌罪惡，早登極樂國，意於此修途之中，必得間以盜主人杖中錢財耳。僧躊躇久，卒從其言，偕往嘉錫；行經羅伐梯河，僧既水浴，授僕以杖未之疑，以僕忠誠，不必疑也。既浴河中，泳至彼岸，且浴且祈禱；復回顧其僕，忽見二羚羊從河畔過相鬥毆，互以角觸。一羊乃血被其首，爲一豺所見，知羊之血流，遂行至羊前，飲其血。羊雖敗衄，而彼羊之怒猶未已，亦未見豺之飲其血也。復以角前擊，乃碎此貪心之豺之首。僧驚視其事，浴罷出水至岸旁，竟不見僕，大驚，亦不見其貯藏錢財之杖矣。讀者可知此貪心之僧，其時怨恨爲何如也。曰：噫！今而後始知格言之可味也，世間無有如錢財之能動人心，能欺罔人者，尋聚錢財如受罪，貯藏錢財如受罪，濫費錢財如受罪，遺失錢財亦如受罪也。是時僧之怨恨終無益於事，亦無他術，惟有自止其痛悔而已。無已，遂折而返鄉。

嘉羅塔加曰：不見僧之與豺，不三思而被禍，一如吾儕引半見獅王，而自受其罪也。達摩拿加曰：爲今之計當思有以補救之者，或不如以計遂殺桑給發伽。嘉羅塔加曰：吾儕何以出此？不知君計將安出？如之何能殺此龐然巨偉之物耶？達摩拿加曰：當出之良計，或者求助於人，若是力雖不勝，亦可爲之。

往在普羅塔摩薩奇林有鴉，築巢高樹之上，樹之下有大蛇居蟻塚中，鴉知近處有此強



敵，思放逐之，或謀殺之，苦力之不勝也。然居之旁有此亦至感不安，乃晤一豹，語其困難，求殺蛇之計於豹。

豹曰：在伐羅達河側有池，池中有魚。值魚鷹來飲水，見池魚欲攫食之，顧池之深，因思一計，乃棲止多魚之處，如修行者狀。魚既見之，潛匿池底，窺鷹故慈和，寂焉不動，遙問何爲。鷹柔聲以告之曰：吾來贖罪，期得善終；平日吾殺生多，傷害魚類尤夥，今者皈依正道，惟修行以終餘年耳。魚初不敢信，觀其容貌態度復若是，久乃與之熟，卒信其皈依正道，不必懷懼也。顧鷹待魚已久，知魚之能信己。其時魚游四圍，鷹忽黯然而有感容，歎息至於流涕若甚悲者。魚怪而問焉。曰：友乎，吾今悲戚，緣若輩大禍之將至，若輩必不幸也。吾知時運之奧妙，不久天必大旱，十二年中，天無滴雨，一切河流溝渠皆涸，所有魚類亦必喪命。吾與若輩善，思有以救之，惟吾始能救若輩，而若輩必惟吾言是從斯可已。去此有山，山上有池，終古不竭者。若輩欲求生，當信我，吾將一載之前往。魚聞而大懼，未疑鷹之言誑，謂無足慮，於是共信誑魚之鷹，以爲非此不得救也。鷹乃日載一魚，擇其肥者，載至山巔從容而食之，久乃盡食池中之魚。惟一蟹獨疑之，將懲罰此鷹。值鷹來載蟹，將往魚許，鷹負蟹至山巔。蟹見山無水，所有惟石，石上滿陳魚骨，知鷹之詭計也。於是不復延遲，急捉鷹之頸，窒息以死，然後蟹緩緩歸其故居。

豹說畢，乃曰：使計以殺人者當若是，今吾儕思計以殺蛇，一如鷹之食魚，如蟹之捉

鷹也。

鴉於是偕豺往，視蛇所居。當此之時，國王方出獵林中，疲倦甚，坐鴉巢樹下，卸金飾於地，久乃睡熟。豺授意於鴉，鴉急飛下，攫金飾藏之蛇窟，然後飛去。國王之侍從備見其事。王醒，具告之，王於是令掘蛇窟。蛇憤而出，將齧擾其窟者。然諸侍從各有備，投以巨石，擊蛇首碎，卒掘出金飾。鴉既遂其願，乃安居於巢。

達摩拿加曰：故吾力不能勝人，運吾智亦可勝人也。格言有云：力在人心，不在人身，智者即強者耳，若如不信，吾更有說。

昔在馬都拿他林中，有獅曰朋達里加者，羣獸所懼，行且滅絕各種族，欲往尋他林，求獅之所不能至者。將發，忽有老豺至，止其行，囑少待，曰：若輩奚爲去其生長之故土乎？其試與之媾和，共得安居於是。羣獸曰：唯，請豺往見獅，洽商之，當少滅殺戮，並以叩獅如之何可使羣獸共居。豺遂慨然往，謂獅曰：君何愚也？滅絕諸獸種族如君所爲者，不久則林中之食盡矣，君亦必飢死。苟得諒解，吾儕日供君所需，飼君之食，不待費些子之力何如？獅聞豺之言，心甚異之，大聲嚇之曰：汝之言云何？對曰：吾所言者，使君不擾我，日飼君一獸耳。獅然其說，羣獸乃踐其諾言，日必餽一獸爲獅食，既循序以餽獸，無何遂及於豺。豺將往之日，召羣獸言曰：吾儕所謀，厖可行諸一時，且暮之間必盡爲獅口中物，果不甘毀滅者，必計以除獅。羣獸聞言震驚，問曰：若是之難，豈吾儕所爲也？



豺曰：吾不待他助可躬自爲之，請言力所不勝，而智能勝者。

嘉摩加林中，有雲雀焉。一象嘗過之，毀其巢，破雀之卵。雲雀抗爭，象不之顧，時復擾其居。雲雀苦象之殘忍，計無可施，惟志決除此巨敵，乃求計於鄰近之豺，涕泣以道悲慘之境遇。豺曰：君無泣，請放心，吾必有以制之。遂招一鴉、一牛蠅、一蛙來，偕訪是象。時象臥於樹陰，豺授意於鴉，鴉飛象首，啄象之目，牛蠅入象之耳。象無術以驅鴉與牛蠅，但狂呼而已，躑躅往來，欲稍殺其痛苦。而此際蛙躍井上，竭聲而鳴。象以爲居近有水，遂奔至井前，痛苦中亦不暇思索，於是墜井而死。象既喪命，豺返告雲雀，雲雀遂得安居；而豺聚親友往食象肉，數日始盡。

豺說象畢，歎曰：吾豈不若彼雲雀乎？雲雀尙能殺象，吾安得無計以殺此公敵之獅耶？說已，會散，豺獨往見獅，途經一井，窺井自見其影，尋自思曰：得之矣，吾終有術以制獅也。計既決，乃趨獅前，狀若懊喪，徐言曰：今日吾來請君食之。吾知末日已至，然未食我前，吾將告汝，初不敢以語君者也。獅大驚疑，屬詳言之。豺曰：君既以囑我，吾將詳述此危。蓋去此不遠，頃來一獅，彼揚言將殺君自代，不欲預洩，故居井中，待機以擊殺君，代君而王。獅聞已，怫然怒，作大聲曰：吾知古格言之意矣，所謂智者懼其侮辱，王者懼其愚妄，妻子懼其不忠，強者懼其仇敵者也，汝其立告我彼敵所在，吾必有以報之。豺遂導獅至井前，曰：君俯視之。獅張毛豎尾，以視井底，自睹其影，以爲敵也，狂吼躍

而下，將與敵鬥。豺乃招羣獸至，推巨石入井，於是殺獅，從此各得安居林中。

達摩拿加曰：吾自知其力，然果有智謀必能計取，如故事所云者；智足以殺其敵也。其後達摩拿加曰：無論君言如何其難，吾終必設計以行，人之行事，不當因困難危險而中止，勇敢機智，運用適宜，定能克復一切障礙；或視之爲絕路，而往往適宜於我。

往在解羅那林中，有羣山羊，常齧草於是。一夕羊歸，一老羊追走不及，被留林中，覓一穴宿。入洞見一獅臥其間，初甚懼，對此猛獸安得而不畏也。繼思若我逃亦不得脫，不如無懼，乃大步至獅前，毫無懼色。獅驚訝其胆之壯，敢近其身也，復沉吟曰：此何獸耶？乃敢近吾之身？凡獸必畏懼我，見我而他遁，今彼見我不懼，不他遁，而大步來吾前，勢必擊我。遂至羊前，惶恐而問之，若長鬣之獸何獸也？羊莊言答曰：吾山羊之王，自在天之信徒也。吾嘗誓於自在天，食一百一虎、二十五象、十獅，亦嘗誓不足食則不除其鬣耳。今茲甫得一百一虎、二十五象，吾將始食汝獅；食罷十獅，則功行圓滿，可以除去此未定，問所驚懼，誠以此一切獸所畏懼之雄，而惶恐若此，爲可異也。獅具語豺所畏懼故，且詳述彼獸之狀，曰：向吾未嘗見若是可懼之獸，首有二巨角，頰有非常修長之鬣，向吾亦未嘗知有若是見而可畏者也。豺心知其所畏懼者，乃羊耳，大笑，笑獅之被懼於羊，溫語慰之，且曰：君所謂可畏者，最軟弱最胆小之野獸也。君速返，逕攫羊而食之。獅聞豺



言，胆稍壯，遂偕豺歸洞穴。羊見獅偕豺至，知必豺爲之計，危難當前，不得不竭盡其勇。於是更出之以傲慢，迎之前，怒語豺曰：吾所命汝者，今汝乃若是，吾命汝引十獅共爲食，何僅引一獅來，汝不忠於我，吾必懲罰。獅聞其言，以爲見誑於豺，惶懼逸去，時復誦格言曰：勿擾廚師醫巫，勿與官門，勿與富門，勿與強者鬥，勿與固執者鬥。羊卒以其智脫於險，而得安居林中。於是可知智益以勇氣，必可超越大難，成功於艱危之中。吾更說一事，使若信機智益以他人之助，必可殺除強大之敵者。

在列靡查林有獅以一豺、一犬、一鴉爲輔，平居無事。一老駱駝至，蓋見虐於主人，至感疲乏，自主人家出走，藏於林中者。是日獅率羣臣巡行，與駱駝不期而遇，互視驚訝。豺計將殺茲遠來之獸，商諸其友，衆意僉同，然苦己之無力以殺此巨獸，冀獅王躬自爲之。豺尋得一計，往駱駝前，若甚詫異者然，問曰：若何爲在林中？從何處來？駱駝語其詳，何以出走，主人何以虐待，且怨主人，以報主人故甚勤作。豺佯爲讚許，於其出走若甚同情，復曰：汝今所居，爲獅之王國，宜往拜謁獅王，請求庇護。駱駝曰：君何語我？彼獅王豈欲見我爲世間遺棄之窮老駱駝？吾兩人安有似處？若吾老弱可憐者，如之何敢近獅王？豺曰：弱者恆需強者庇護，從順強者，怡悅強者，君其隨我來，從吾往獅王宮，謁獅王。駱駝不疑其詐也，徑至獅許。豺白王訖，且語王此獸遠來荒野之故，願受王庇蔭，終其天年。獅喜甚，善視駱駝，漸與熟習，以駱駝性良善，王甚推許，深信賴之，引爲宰

輔。彼三獸見駱駝之握政柄，惶然無術使獅殺之。值獅病，體弱，久不出獵矣。一日飢甚，命三臣供其所需，出獵野獸，俾取爲食。三臣辭不能，曰：吾三人非強壯者，烏足獵獸供王之需者。豺曰：果王飢甚，可不出行而得飽，王第殺身旁駱駝，因王求食，殺之有理，而駱駝亦必樂從，格言嘗云：臣爲主死，永得那羅延仙人寵愛。不然，王不忍殺駱駝，則殺吾三人亦無不可。吾儕雖死猶榮，以殉主故。言已，竟獲預期之果，獅乃不復苦饑，以王攫駱駝而食其肉也。豺、犬、鴉各得分食其餘，食之數日。

達摩拿加曰：故吾人必去敵者，吾儕應謀得他人之助。吾將指陳一事，亦取茲法，乃無不成功者。

有啼啼霸鳥，營巢海灘，與其雌俱，久無所出，後得天神許諾，予以子嗣。方雛之誕也，雌語其雄曰：吾常懷懼，居於海灘，每月圓之際，潮汐洶湧於平日，驚濤欲捲，恐無情之水掠我雛耳。勸其雄擇地移家。雄鳥聞之而笑，以爲此誠笑柄也，曰：吾儕所居，與海何涉，大海奚爲掠吾之雛。雖汝懷懼，然吾家於是，當安居於是，吾尙自覺其運命佳，得此高鄰庇護我也。吾將語汝：弱者必依居強者之事。

在大荒中，有地名摩羅薩羅希者，一龜居河濱，河流繞之。其旁有數大樹，樹上有二鷹。二鷹自芒果樹覓得其食，以芒果樹之果實甜且美。龜日伏樹下，食鷹口之餘。所居鄰近，龜乃與鷹成莫逆友。居既久，二鷹將遠游，龜聞之，不忍爲別，竭力勸其留止，然不



能止其行，知鷹之去志已決也。於是請偕往，龜不獨留。二鷹曰：吾儕何以爲？君水陸兩棲者也，而吾居天衢，何可偕行？龜堅請其攜挈，曰：君等不攜吾往，君等行後，則吾必傷悲以死。鷹憐其友之悲苦，遂許之；覓得樹枝，鷹各啣其一端，令龜啣枝中節。告之曰：飛騰空際，君應謹慎，無得言語。龜從其說，嚙住樹枝。鷹既飛揚前進，結隊而往，爲一豺所見。以龜懸掛樹枝，思得一法，使之下墜，往攫食之。於是仰呼鷹曰：汝在空中飛，翔狀殊自然，彼愚妄之龜從而效君，令人發哂。鷹不之顧，飛行如故。而龜不欲受愚妄之譏，定欲作答，甫張其口，卽落地上。豺趨前將食之，顧竭其力殺龜，龜之殼堅，食之不得，怪而問之，曰：龜婦乎，君之皮何其厚也。龜曰：然，吾行旅久，飽經風霜，皮亦日以堅。汝如挈我水中，則吾皮必漸脆，可供君食。豺信其言，置龜近處一池中，以一爪拊龜背上，使不得脫。龜既入水，豺曰：汝皮何不見其脆？龜曰：然，已漸脆矣。然爪之所拊，非水所及浸，取汝爪，則盡脆，任若所欲。豺去爪，龜乃得全，避至水底，豺所不能及也，曰：吾友，汝謂我愚妄，今頃所爲孰爲愚頑耶？豺以見弄於龜，大以爲恥，垂其尾緩緩歸矣。

鳥說畢，雌顧其偶曰：如君所說，不能使吾無懼，君知格言勿與強者友，吾不能安心居於是。蓋隨時潮汐可捲吾與雛以去，終須離此危邦，別覓安身之處耳。雌鳥所言，不能使其雄從，雄亦不信其言，且至於怒，不許其續言，曰：雖汝懷懼，吾既家於是，必安居

於是也。然雌鳥之所畏懼者，不幸終臨，一日狂潮，水浸入其巢，捲其雛去。雌鳥飛翔幸免，大爲悲傷，而苦無術。其雛之被難也，值雄他往，歸，見其偶之悲，怪而問故。雌告之，且大責備，責其無先見之明，復不聽其屢屢勸告也。雄鳥漸悔，思有以挽救，遂招聚同類，偕訪金翅鳥請助。金翅鳥見羣鳥問來何事，失去其雛之鳥詳告其遇，皆海潮所爲，將請還其雛。金翅鳥諾，立至海濱，命海還無理而掠去之雛，言嚇海曰：汝如我拒，則必強力制汝。然海不爲恐懼，鄙視其狀。金翅鳥乃告諸偏入天。偏入天以此侮辱猶已受之侮辱也，予以神力，使搖海成巨浪，非至收得所索還不止。金翅鳥既得神力，還至海濱，海已知偏入天授之神力，遂謙卑其詞，請其見諒，無用是力，還其雛鳥，蓋是雛爲一切紛擾因也。雄喜復得其雛，率其雌與雛而去之他，安居得所。

達摩拿加曰：是知如何克復困難，運吾之智，且得助於人也，夫然後可完成最艱難事，並使有利於我。嘉羅塔加久無言，於是說：君言信然，請更述一事。

昔有虎住芒多羅山，與僕四豺俱，天性殘忍，四鄰之獸咸畏懼之，既殺人獸無算，其殘忍益使人遠而避之。一僧居南方之達摩普里村，去嘉非里河不遠，將離家往遠方謀生，求其生活略愈於目前。僧名曰法達頗拿那，漫遊四方，初不知何向，亦不知何所歸，經虎所在山。當地之人見僧，警告其無往，前進者必爲虎所食。而僧不之顧，徑入山中，曰：吾困苦一生，果爲虎所食，亦大佳事，藉可以釋吾百憂矣。既入林中，遂與猛虎遇，虎大驚



異，以其敢前來而不之懼。問曰：汝膽量何壯？僧安詳答曰：吾何懼耶？吾生飽經憂患，生命實爲吾贅，故來此願供汝食。不圖僧之悲感，竟感動虎，虎全其生，分洞旁之穴使居之，且以爲安置。自是日子僧以金飾珠寶，是皆取諸所食之人者；僧亦售於近處市肆，積聚錢財日多。時虎已與爲良友，暇則相共，誓不相離。然虎不出獵，四豺恐其絕食而死，竭盡智力聞僧於虎。一日引虎於旁，若甚祕密者然，低語於虎，以其善視此僧爲足慮，雖若是優待，苟不慎者，必爲此奸詐之人所陷；二日後彼將以有毒食物以餽君，君其慎諸，君覺察其奸詐，後當勿復信任人類，蓋人爲動物中最不足信任者，請言之。

往在葉締希唐拿加城，有王曰伐羅伐桑塔羅牙。其冢宰爲一僧，名麻羅和羅，君臣甚相得。宵小忌之，捏造罪狀，謂彼將爲王危。王信讒言，雖未得證，卽放逐之，奪其爵祿驅之國外。僧見王之信讒，亦無公道，離開城市，往恆河洗滌其罪惡。一日經一荒野，過井邊，井中有一蛇、一虎、一鷹、一金匠。彼等見僧，請爲救助，聞僧往嘉錫國進香，乃謂從中救人，是大功德。僧初拒之曰：若輩皆有罪惡，助若輩者，非爲功德。惟求之益亟，僧卒爲其請與悲感所動，遂入井次第救之。先救鳥獸，鳥獸旣得釋，跪謝其恩，示終身當不忘大德也，他日有難，招之必至。未別前，復警告僧曰：井中之金匠，其人殊非善類，是不能改過之人，宜使死於井中，語訖而散。僧方躊躇其應否救彼金匠，顧金匠請求不已，謂鳥獸之言，皆有意害我，彼鳥獸本嫉我人類，吾豈劣於鳥獸耶？何不救我？幸勿忘

古格言，大河、高樹、藥草、善人皆應救助他人者。寧忘偏入天亦經諸困難而救人者。僧不得拒，亦復救之，出井遂行。既安抵嘉錫城，浴於恆河，然後歸。一日途經荒郊，飢渴甚，覓不得食，幾至於殆。忽憶所救井中鳥獸，呼其名，鷹乃先至，見其渴也，導之近處池邊。僧飲已，又送果至，亦救僧命。鷹送至大道始別。復過虎洞，虎亦識僧爲恩人，留宿數日，餽以珍寶，皆殺他人所獲者。僧既取珍寶，蒞金匠所居之城。金匠聞僧至，延至其家，貌甚恭敬。僧以其誠，甚信賴之，語所經歷，示虎所餽囑爲保存。金匠見珍寶，欲奪之，擒僧，卸其所有，送至王前，誣爲盜首，被我所擒，分其珍寶以爲贓證，實先已竊其貴寶。王不暇問，杖而繫之。僧既見繫於金匠，呻吟於縲絏之中，重憶鳥獸之告戒，深悔未信其言而落於宵小之手。然亦不皇慮其惡運，以是爲梵天意，說古格言以自慰，曰：野象飛鳥常被弋獲，日月光明常被黑雲籠罩，善人亦常被損害侮辱，蓋無人能自達其命運者。然痛苦與日俱增，不可解除，於是記當時所救之蛇，乃試招蛇，蛇應聲至。其恩人語所痛苦，數金匠罪，請蛇爲助，丐蛇助復其自由之身。蛇曰：君所願，誠非難事，吾敢斷言迅卽爲君復自由之身也，語以計謀，徑往王象苑中，見王之禮象。是象也，國有大典，王必乘之。蛇遂潛入象鼻，象鼻有蛇，性發躁急，不能馴服，無人能近之。然象不飲亦不能食。王聞所愛象遭此奇疾，憂甚，未審寵象何由而變其性。無可醫治，於是揭白通衢，囊置三千金懸於竿端。曰：如有能醫象者，受此金。顧無人知象病之由，亦無應命而來者。



僧於獄中聞之，白獄丁，果見釋，吾定能醫治此象。獄丁聞於王，王曰：不惟釋彼，且遣以金。僧立至象前，佯誦咒語，作施魔術狀，微語呼蛇從象鼻孔出。蛇既出鼻，象亦愈，始飲水齧草如故，馴服如故。王知僧之醫象也，召僧前來。僧說過井旁救鳥獸金匠之事，鳥獸皆各報恩，而金匠負恩若是，奪吾珍寶，誣我爲盜首。王聞其語，怫然震怒。僧言甫畢，卽縛金匠至，殺之，以其忘恩負義，誣陷善人也。王善視僧，重以往日不自公允，賞賚貴重禮品，封之以地，使得安享天年云。

四豺見虎之樂聞其語，欣然而喜，曰：人類何事不可爲，於施恩者尙施其狡詐，君當謹慎，今後吾儕不復爲君言之，是僧之欲毒害吾王，吾儕亦無以阻之。君信任善視彼若是，未能使不爲惡，惜哉！虎聞而驚訝，然終不信豺之言，將待數日，以觀其後。豺又往語僧，謂其主願與共食，一嘗僧平日之所食者。明日，請僧治餐，僧未之疑，乃敬爲虎造飯，且菜蔬以其所嗜，列之盤盞，有胡椒、芥末、驢糞、香料之屬，徧自嘗之，以爲美味也，延虎共啖。虎近椒芥香料，立發噴嚏。蓋與虎平昔所食野獸味自有別，於是疑僧所爲如豺言，隱忍未發。先令僧置餐於地，飭豺前食之。豺舐以舌，故回首示異狀，若餐之不可食然。虎復嘗之，其味終不可試，遂不復疑慮，以此中必有毒素，乃大怒跳躍，撲僧食之。

嘉羅塔加曰：是誠吾儕所當取則者，如是而後可誅桑給發伽矣。不惜一切必底於成，殺牛之意乃決。二豺漸次施行，視牛不在王側，遂往謁王。王見之而喜，責其曠別之久。

二豺三叩首，對曰，王乎，吾儕雖不常親君側，然何日不思之切，不敢忘王之爲我主也。凡吾儕所爲無不爲王，然自桑給發伽至，疑王之不復念吾儕，以遠來之客爲王所幸，當自引避。以彼之強大難與匹耳，願今日不得前告王者，桑給發伽忘王恩德，陰謀俟機以弑吾王，將自立爲林中之主，王其慎諸，終必遏其亂志。獅王初聞二豺語，驚且懼，自是察牛所爲，果有叛行者，誓必誅戮。桑給發伽故不知二豺之忌進讒言於王也，未嘗少疑，安然處之。一日，在獅宮近處齧草，天色忽昏，沛然大雨，疾歸獅前，揚尾搖首，以拭其身上之淋漓。二豺睹狀，立奔獅前，佯作恐懼，呼曰：王速爲備，桑給發伽來弑王矣。彼將於狂風暴雨，天晦地暗之際，出不意以不利於王，施其陰謀。王不見彼之怒色乎，何其狂妄若是也。王速禦之，當撲殺此獠。獅王見桑給發伽之疾行而前也，若有怒色，以爲果不利於己也；急張牙舞爪而前，與之抗鬥。桑給發伽不知而被其禍，撐拒未久，既竭其力，卒爲獅所攫食。獅王飽啖其肉，以其餘餉二豺焉。二豺既謀殺桑給發伽，復其位，爲王近幸，歷久而寵不衰云。

## 第二葉

毘什羅薩摩言訖，諸王子贊歎不絕，以師顯示智慧，能寓教旨於故事中也。三人跪師



前，謝所賜訓，曰：願永奉吾師，得脫我往日之愚妄，請續爲說，乞多惠我此有味之教程。毘什羅薩摩亦喜，以弟子之樂受所說，其規畫成功者半，於是欣然許諾。毘什羅薩摩曰：汝王子，願聞吾所述事，蓋人生誠繁複，必彼此相助；彼此相助，則闡弱者始免於強者之威脅，今試聽之。

一鳩名祈陀羅尼，在嘉納加查拉山巔，營一巢，舉家居焉。山之下有一鴉。一日，鴉名斐加伐摩者，飛尋食物，見弋者布網道上，大驚，疾歸避之。鳩亦偕其侶經過是處，以未及察，遂落網中。當此之時，如何可逃於死亡，實無術以重獲自由。顧弋者前來，鳩忽然驚而偕飛，竟携網去而脫於難。弋者初以爲必得此鳥，見其將網飛去，亦大驚訝。及鳩携網安抵於家，鴉見之，不知何所携而歸也，前迎之。鳩既見鴉，語以冒險事，乞爲除網。鴉曰：不可，近處一鼠曰錫蘭耶伐摩者，可救爲助。於是鳩往召鼠，鼠立至前。當鼠見鳩，責其不慎，遂至於是。鳩復爲己辯護，引古格言曰：任聰明智慧之士，亦無所逃避於運命者也。鼠憐憫之，邀集羣鼠，同嚙網上繩結，乃釋鳩與其眷屬。鴉見鼠爲鳩所爲，請與鼠友，欲結盟，以備不時之患。既與鼠言，鼠辭以族類不同，一居天衢，一在地壤，不知兩相爲友之何有於事也。鴉請之益堅，且曰：友以情合，族類同異無與也。鼠諾，乃訂交。一日偕游，遇鹿於途，通姓名訖，問將安往。鹿曰，吾名戚託藍迦，君等所之，願追隨焉。鴉鼠曰：諾。三物遂同往來。一日出游，口渴甚，覓水，得一井。井中有龜，龜

睹三物，請援之出井，置安適居所。三物憐而拯之，拔諸清泉之側。龜感恩，亦與三物友，歡樂共居處久矣。他日鹿出齧草，失足獵戶陷窞中。鼠久待不見其歸，知有變，語諸鴉，令飛以偵尋是鹿。鴉盤旋久，始得見戚託藍迦在陷窞中不得出。鴉告錫蘭耶伐摩，語鹿所遭遇事，召羣鼠往助，不久鹿得釋。戚託藍迦既相偕返家，久漸忘之。未幾，四物坐憩樹陰，忽見數獵戶至，俱大驚恐。鴉偕鹿迅逃走，顧鼠與龜不能脫身。然鴉鹿不欲棄鼠龜，使爲獵戶所擒。獵戶既前，鹿故使獵戶見之，藉救兩友，佯爲跛足狀。獵戶見鹿之跛也，以爲不能疾行，遽前攫取，而鹿驚逸。獵戶逐之，忽疾忽徐，遂行至遠。獵戶卒無所得，鹿亦他奔。然此時龜鼠得脫獵戶手，四物復重聚首安居。歷險既多，自知合力交友有益，蓋從經驗中知弱者必須互助也。

### 第三葉

有梟名毗麻陀者，於巴里阿陀羅山巖中營巢，是爲梟王；以三梟爲輔，一曰達沙薩，一曰德魯德羅沙，一曰可里達沙。時有鴉王曰毗亞沙法摩者，其居去梟不遠，蓋結巢山腹一樹枝上；以三鴉爲輔，一曰婆羅締締，一曰桑締締，一曰提南基毗。梟王性傲，屢欲擴其疆土，以當世無有強於我者。用集羣臣，將稱帝號，飭備大典，臣僚無不樂從。鴉王聞



之，謂是將不利於己，憂慮之甚，亦召羣臣，語以強鄰策略，暨所懷恐懼；若梟稱帝，我無噍類矣，彼必毀滅我。故集諸君計議，何以當此危機？語訖，諸臣相顧失色。婆羅締締曰：古格言云，弱者無與強者抗，惟有降或避之耳。以吾之弱，何以敵強梟耶。桑締締意亦與之同，誦格言曰：無爲汝所不能，且曰：高貴者不依賴彼強大於我者，然可以與更強大者爲友，弱者與強者抗，必豫結盟友合力爲之。我固弱者，又無盟友可以助我，惟有避之而已。提南基毗曰：鴉與梟爭，不自昨始，從古已然。吾知梟之日強，亦日以憎恨我；惟思去此禍患，非除梟王及其權臣不可。當未除強敵前，此地不可安居，請使僕往，以奏厥功。鴉王聞提南基毗之言而喜，贊其忠勇，復有賞賜。且謂如君功成，必厚爲報。於是提南基毗退而籌措。時梟王猶未稱帝，提南基毗既至梟國，謙卑恭敬以見冢宰。梟之宰問所自來，對曰：僕鴉國舊臣也，然不欲侍小國之王，故告退，乞冢宰留我，授我官職，當無不竭盡心力。梟見鴉之詞謙，頗以爲異，審思者再，卒拒其請，曰：吾王性暴，雅不欲汝爲其臣；且誦古格言曰，善人勿偕他人妻子游，鸚鵡勿覓無果樹；智者亦不必爲暴王之臣。汝所圖謀，頗不適於汝，願汝去而之他，請誦格言：窟居深林，勝於侍暴主爲臣。爲汝計之，宜棄所圖，在吾梟王御前，汝無時不可逢災殃。請說故事，詳明過於吾言，是知僞善者之足懼也。

在薩魯馬魯山上，大樹下有二兔爲至友。一日忽相爭執，因嘗相約進香，久而未行。

一兔謂其伴曰：當以好天氣往。他兔不以爲然，以春日爲愛戀時，非行旅之時也，應與妻俱。宜俟炎熱，始可出行，今日願留於家，不欲外出耳。兔曰：惟此時爲行旅之良辰，堅邀之同行。顧其伴不欲留妻於家，懼爲友所誘。古格言有云：三事可使至友不和，一求助於友，一貸金於友，一伺友不居家而往謁其妻。是時二兔至於門口，最後請第三者決之，究何時宜於行旅，尋第三者至康他伐締城。此城附近有貓，以機智盜竊著聞。一日至牧人家，尋得一罌乳酪，伸首入罌，一食而盡。罌口小，貓首不得出。值牧人歸，貓聞步聲，避至一寺；首猶在罌中，藏匿牆角，心懷恐懼，不敢稍動。時二兔至寺，見貓首在罌，大以爲詫，初不敢前。顧貓不稍動，兔疑爲修苦行，故意置首罌中，以自磨鍊。乃前求甲乙，衡其爭辯。蓋兔無法覓得較苦行貓更適宜於評判者也。此伴爲苦行之貓聞二兔語，作不欲聞狀，曰：若此等語足使聞之悲傷。苦行之士，不欲聞此等惡言，此等惡言皆屬塵障耳。貓作此語，使二兔益景仰，以如是修道士必甚公允也。曰：吾輩決不他去，惟祈錫以批判。貓伴不欲言，旣而徐徐曰：去吾首上之罌，俾得詳聞其事。罌旣脫於首，貓乃思何以食兔，狀若甚虔，曰：吾年已老，耳重聽，汝必近我，坐吾兩旁，與吾耳語。二兔甫近貓身，卽爲貓所攫食。

梟又曰：汝可信僞善者之足懼如是也。格言嘗云：無與惡人游，無從稗販者學。言已，提南基毗信之，乃不欲求仕於梟王；然聞梟之語，知其亦不以梟王爲然，欲勸彼阻其



王之稱帝，曰：梟王自有其蔽，且日中不能見物，不能周知天下事，何以爲天子耶？語訖告辭，歸陳於鴉王。

其時梟之冢宰細思鴉言，亦以爲梟王之稱帝不善也，若成，則他日必更驕傲，益不聽忠盡之言矣。遂往謁王，謂天象不吉，須俟四五月後以待良辰。梟王從之，值他梟臣在王側，於是奏王，冢宰不忠，潛與鴉來往，行篡王位，自圖帝制。梟王乃大怒，將立斬冢宰。彼以爲過，請緩其刑，曰：王且稱帝，不宜殺戮大臣以結仇怨，不如先往掃滅鴉國。王曰：善，籌一舉滅鴉之策，迅聚士卒。一夕，圍鴉羣所居之樹。鴉羣以事出意外，多死難者，然亦有聞風而逃者。

王與三鴉臣既脫難，重集臣僚，問何以抗梟之暴。一鴉曰：苟冒大險，恐益塗炭，不如遷國避其鋒，得遂安居，國之幸也。一鴉不爲然，以爲非抗爭不爲功，無論敵何強，終當雪恥辱。因說故事爲證，曰：古時當神與魔相遇，神從銀漢中汲取長生不死之仙露時，有二魔爲衆神之敵，混衆神中，未爲神覺。但爲日月所見，以告徧入天。徧入天聞之大怒，將用最可畏之巨輪以毀滅之。然魔已服仙露不死，乃使變爲二星，一曰羅弧，一曰劫度。此星自是恨日月，力雖小，然始終攻日月不懈，時時奪其光輝。足證抗爭與雪仇怨，未嘗無益也。

提南基毗曰：吾以爲前說最不可取。當我未移國前，應一試果否能毀滅梟國，力若不

足，可以計取。吾之計如是，公等若他徙，可使僕獨留。彼梟再來攻我，我作受虐待被驅逐狀，若吾嘗勸降服於梟，苟安歲月，而不獲鴉王之允者。則梟王必信我，以爲我當從梟，吾亦以爲請，俾携以去。待機毀滅彼梟，是時吾歸以報命可耳。鴉王及羣臣咸贊許其言，遂留提南基毗。

是夕，梟果至，見鴉羣一空，惟提南基毗在，獨自歎惋悲傷，流淚而言曰：吾王不仁，幾被殺戮。我實語汝，吾見二國不和，與吾鴉國處境之危，力勸吾王與貴國媾和，受命於上邦以致太平。顧吾王佛然憤怒，衆臣共責我，幾鬻我至於死，驅我而出。王今率臣他徙，獨我徘徊歧路，然吾故不欲歸事暴王也。乞憐憫我，庇佑我，許我爲忠忱奴僕，吾敢斷言必使大王遂意耳。梟王不疑，憐鴉之遇，竟諾之，以爲異日與鴉國戰，自得其用也。繼商諸大臣，達沙薩與王意同，惟德魯德羅沙以爲應謹慎將事。鴉爲異類，又係舊仇，未有明證，不可置信，以未辨其言真僞，常見有人平昔交好，而賣友於一旦者。於是爲說故事。

往在婆羅摩城有一僧徒曰彭雅希納者，位望甚崇，夙爲衆所崇敬。嘗蓄一牛，飼他人麥田中，踐踏土地，至於損毀。然衆知爲高僧之牛，亦無敢怨者。一日，牛方歸，遇一瘦犢。瘦犢見其肥健而忌之，問何安適若是，自歎其苦。牛告所以碩壯者，因食於無人管束之田地，草茂盛，麥富養料也。且曰：汝隨吾往，當語汝何處草味最甘，食之不久，汝亦



必壯健如吾。瘦犢大喜，從牛邀請。一日方共食草，爲田主瞥見，前往驅之，牛犢同亡。肥牛以健足遠逸，而瘦犢不良行，爲田主所獲，痛毆之幾至死，還諸犢主，且責犢主勿再使瘦犢踐壞他人田地。犢主聞言，加木架於犢之項。木枷長過膝，犢不得動。

德魯德羅沙曰：是可知當謹慎將事，與惡人交與不相識者爲友，而至於是也。可里達沙曰：古格言云，與惡人爲友，或見憎於善人，皆不利之事。吾儕應識之不忘。今我未收容提南基毗前，宜先察其爲人，不輕率以信異類，俾不見誑，而遂背叛我。況提南基毗者，卑賤怯懦愚蠢之族也。下所述事，可知信任此等人爲可畏懼者。

在嘉明理城有王，曰阿比卑加羅牙者，不信任他人，惟蓄一猴，日夜守伺，以是而安。同城有一僧，在宮中縮權要，與一妓媼。一日與妓俱，妓索王之金圈，如僧不能得圈，拒僧前往。僧欲取悅於妓，思乘機竊王金圈。知王有猴之守伺也，而猴所畏者蛇，乃取蛇置罐中，乘王熟睡，潛入王寢。王臥榻上，猴執長矛護衛於旁。僧出蛇，猴見蛇在地，驚失長矛，亦忘其主，直視此蛇。當此之際，僧至王前，竊取金圈，以遺妓女。

聞此猴事，可知信任他人，終蹈危機耳。又述一事，謂二仇讎僞爲親善，以圖報復。昔有一僧名希摩達多，在蘇摩締村以耕植爲生，居拿巴多河邊，種西瓜。西瓜甚多，瓜甚茂盛。僧將往採，忽來羣猴爭攫瓜去。僧大懊喪，以其枉費勞力，思逐羣猴而苦不得法。猴性聰慧，凡所以誑之者無不避去。最後僧得一計，一手捧米，一手執杖，往園中睡瓜田。

內，飾爲死尸。猴來攫瓜，見僧不動，疑其已死，遂至僧前，見米與杖，猴曰：死尸尙能執杖乎，是誑我也。自是行動益慎。

是猴以機警免蹈危陷，今吾儕當效法之，宜謹慎將事，在未受降前，當知提南基毗之意。可里達沙還坐，於是達沙薩曰：人之至德，在助他人，史不云乎，偏入天亦以是爲太上之德。誠如是行，藉救世間善良之人。吾予以明證，俾不致棄彼信賴於我，求救於我之人也，請畢吾說。

昔有王曰轉輪，居達摩伐締城，與大臣達摩波羅俱，人民愛敬，以王有德，名播遐邇。一日雷天神將往安摩羅波伐締城。當地爲賴羅牟尼所居，聞神至，立王座，甚尊敬，問神何由而降。神曰：此來察訊世間，當世名王爲誰？賴羅牟尼對曰，名王是轉輪。雷天神笑而不信，曰：彼必僞善，存心或惡，然旣著聞，當往察視。語已，坐鳩背上疾赴王宮，見轉輪王，中途變化爲鷹。鳩大恐怖，逃之轉輪王宮。神示鷹形，追鳩而至，向轉輪索此鳩鳥。王不之許，以其需索不公，且爲之釋，鳩鳥來託庇於我，不當給汝。顧鷹堅索，王不爲動，曰：是非善良者之所爲也。鷹乃改辭，以語王曰：王不與我鳩，給我以肉如鳩者亦可。王待賓客夙有禮，遂可其請，置鳩於秤一端，懸肉秤他端，屢增不已，鳩終重於肉。最後王親至秤前，告鷹曰：汝可食我，且放鳩去。雷天於是深佩王之舍身救人，還復其貌，贊揚王德，復多資賜，始返上界。



達沙薩曰：故事所云，使吾儕一盡待賓之禮，有來歸者，必居之安，吾謂終當受提南基毗請，無再躊躇也。辯論既久，梟王卒允提南基毗，謂無足畏者。而提南基毗既入梟國，遇事必使梟王宰輔極其信任，事梟君臣非常恭謹，無不從命，且優爲之。故諸梟視如胞與，未嘗以爲客卿，隨處可往，自繇自在，迄無懷疑之者。然是時鴉用心苦學，凡梟起居習慣，力之所能，無不得之；察視石穴，備他日攻擊。久乃知石穴之出入口各一，知梟惟黑夜始可見物。知之詳明，復豫爲計劃。

於是歸見鴉王，告所得於梟國者，獻滅梟策，以爲易舉耳，以燃料實穴口，揚火以焚之。顧鴉王不敢冒大險，未敢遽攻強敵；況在強敵國土之內，鴉力甚弱，又常敗於梟，每望風而逃，使一舉不成，則鴉族絕矣。梟必不忘此大仇，益增嫉恨，必再見攻，無已之迫，勢必悲慘至死。提南基毗曰：勿懼，吾爲此策，蓋一切皆已細察準備，使不必成，吾非至愚，何出此艱難之謀略乎？王知吾之入梟國非易，所計畫者乃經久攷慮，斟酌時機，深信必奏其功。王勿遲疑，請速率鴉羣往梟穴。鴉王聞言，賈勇集羣臣示所議，將以一舉破敵，命鴉口各銜乾草木屑，隨提南基毗往。數千鴉聞命，悄然而前。時值炎熱之午，滿布草木荆棘於穴口，覓火種燃之。草木立時焚燒，穴中之梟欲出逃者，無不落火焰中，留守穴中者，亦被火煙薰斃，無一得生者。鴉遂破強敵，自此安居林中。

毘什羅薩摩說竟，諸王子靜心聞教，曰：汝輩交友，可不慎乎？夙不相識而信任之，

不可也。今所說事，可證格言，所謂：汝將心內事告彼不知其心之人，必殆，惟有謹慎小心，得脫人於難。

## 第四葉

毘什羅薩摩陳述故事，弟子益欽服其智慧。以師能寓教訓於異聞，顯示師之不倦教導，循循善誘之苦心如見。弟子久居黑暗中，惟吾師錫吾光明，不揣愚蒙，必永奉爲師，且崇敬吾師無既也。請更有所說，以廣教誨。毘什羅薩摩欣然許之，復爲陳說，曰：願聞是事，勿與惡人爲友。

昔在西海之濱，有一毗平南林。當地一猴，曰桑給伐加，爲猴羣之王，起居安豫。時忽患瘡疫，猴之染而死甚衆。桑給伐加權力因以削減；在大林中復有仇敵。仇敵聞遭不幸事，將利其國弱，驅之出境。桑給伐加聞之，無可爲抗，遂逃亡。古格言云：寧至他方流浪，不養尊處優於舊土中而受凌辱。乃遂意遯跡，不知當棲身何所。至大海濱，見無花果樹，果實茂盛，於是卜居樹頭焉。居此最安閒，亦不患無食。

一日，猴坐樹杪，有數果墜。一鱷聞果落，知果味美，瞥見地上果實不少，遂上岸往食。鱷之名曰檀多羅察加，以不勞而得果腹，用忘其家，移居樹下，漸與猴習。猴常擇甘



果投贈，鱷以爲食，猴鱷居處頗和睦。猴旣得友，友又不足畏，嘗引以自慰，漸忘其往日之不幸矣。然鱷妻名康託迦婆羅締者，因夫久出不歸，大爲憂慮。恐其遭遇不幸，頗感不安，央求他鱷名吉多加牟尼者，語之，曰：吾夫久出，亦無消息，豈落漁戶之網而遭殺戮，請往察視，速歸語我。吉多加牟尼許焉，立前往，遍覓水陸，詢問周詳，尙未得實。

是時檀多羅察加，與桑給伐加居處宴然，未嘗有憂慮事。至是吉多加牟尼始至檀多羅察加樹下，責以日久不歸，並其妻憂慮之狀，疑君不測，思念幾殆，倘君尙欲與見，應卽返家。檀多羅察加聞之甚恐懼，問於桑給伐加，桑給伐加力勸其速歸，曰：人護其家事之宜也。檀多羅察加遂攜嘉果以歸，至家，妻甚欣悅，初責其忘歸，說已思念之苦。檀多羅察加好語慰之，曰：桑給伐加善視我，未覺去日之多也。出果啖妻，妻食之以爲勝於海味。復恐夫不得留於家，或重返桑給伐加許；不欲與夫長離，計殺桑給伐加以爲快。乃僞飾重病，語其夫曰：療治無他法，惟食我猴肝可耳。君其爲我覓猴至，倘不可得，則邀桑給伐加來。

是語頗使檀多羅察加爲難，蓋彼不欲害友，然不知其妻之詐也。顧病勢沉重，非猴肝無可瘳者，躊躇至再，卒曰：人終先護其家，逕返桑給伐加前，欲攫以歸。猴見檀多羅察加來大悅，先問候妻。鱷謂妻病，然不患無妻，正以良友在，曰：自與君別，未嘗小休，見我良友，可忘家室；妻雖病篤，子終決計歸來。蓋予所樂者，莫如與君俱。猴聞言疑訝，

亦甚欣慰曰：今君之責宜侍病妻；倘君不欲離我，我隨君往，用竭吾智，助療君婦，他時同歸，還我舊日生涯可也。惜水陸異途，如之何與？君偕行耶？鱷聞言大樂曰：吾可負君前往，飄浮海面，勿使君濡水斯可已。

桑給伐加乃坐鱷背上，舁水而往，中途，檀多羅察加以動惡念爲悔，行將背叛至交。自怨運命使然，明知不當爲而爲之也。誦古格言曰：石可試金，言語可知性情，牛之奔識爲何種牛，所不知者婦人之心。且行且自語，繼出以長歎。其聲雖微，願已爲猴所聞，自知處境危矣。然臨危必當鎮靜，思所以脫之道，問於鱷曰：君何爲愁？鱷曰：緩當以告君。猴曰：吾覺君妻病已愈，可勿偕往，請留我彼岸，君行較迅便。歸後再以信抵余，倘必欲我，當攜藥往。鱷不知是計，遂送猴登岸。猴既返樹，攀援至顛，以手加額曰：感謝上天，吾脫難矣。今而後當益謹慎，昔以爲居此至安，今乃知格言之不謬也。曰：修行離開城市，潛居森林，除去一切障礙，惟不易脫離苦厄。

未幾，鱷又至，謂妻病沉重，請猴偕往，以助治療。猴笑曰：愚者！汝豈以余爲癡耶。汝當知猴性最靈，昔已見誑，尙欲再誑余於今日耶？汝苟非愚，必不邀余，汝之所爲，吾已明了，不復信汝也。吾故不欲爲彼故事中之驢耳。使君不知驢故事者，吾爲若言，汝必愛聽之。

往有獅在毗哥羅哈林中爲王，度其愉悅之一生，忽遭一疾，日見沉重，其後召見羣臣。



有豺之爲臣者，曰：王之疾當食驢之心耳。王命爲覓一驢，俾早全愈。豺奉命至近村，有洗衣婦有驢，驢方齧草。獅之臣豺，令無畏懼，決不殘害，願與爲友，然驢不之信。日漸與豺俱，以其無兇害之意，遂亦友之。旣久，豺以爲可行其計矣，乃謂驢曰：汝如是貧苦，負戴旣重，主人又不善視汝，永無休止之時；況食物不足，吾夙愛汝，見汝之苦，吾殊痛苦。汝苟同意，爲引見吾王，必獲庇佑。若然，汝得改善起居，且爲衆人所尊敬，奚爲不拋開汝主所置之破布，從我爲獅國游耶？汝往必受崇敬，復不感缺乏。驢未之疑，欣然許之。旣至獅洞，豺令少待。獅王欲出攬之。驢見禍臨，幸能疾行，乃倉皇逸去。獅攬之未獲，悵然返。他豺聞獅王渴望驢之心與耳，請爲王致之，送來獅穴，唯王所欲。獅曰：諾。豺於是往尋驢，曰：汝胆何小至是？吾王出迎汝，何畏懼焉？王之舉止或稍魯莽，君見之生疑，是王見君而喜也。獅之喜往往不免於魯莽，汝利此時，信賴吾王，必獲厚酬。請隨余往，無復畏懼，共王攜手。此愚驢遂又受誑，再訪獅洞，旣至，爲獅所食。

猴說已，曰：汝亦以爲余再見誑於君耶？余幸得脫，豈可復往。鱷乃懷喪歸家，不復敢見猴也。

毘什羅薩摩曰：故事所以明示汝無信任惡人；亦證勇敢鎮靜皆臨危難之所需。夫如是始能幸免耳。諸王子大讚歎感謝曰：請師更有所說，凡此異聞，皆有益於我，且可遣日。

## 第五葉

毘什羅薩摩因說教成而忻悅，以其所爲能如對僧侶言，與國王約者，於是說第五故事。今所欲於汝輩者，凡事必事先思其後果，若不然必遇災禍，如下所說。

一僧名地伐薩摩，住訖陀羅摩陀羅，與妻名雅拿色者居。甚安樂，然無子，屢禱於天，請錫麟兒。天神聞之，使妻有娠。地伐薩摩大喜，歡快之極，語其妻曰：不久汝育得男，吾樂甚矣。應於彌月之日，盛筵宴客。後此，食嬰兒以珍品，俾速長成。至於冠禮，復延名師，前來授讀，使成通儒，著聞於時，且至顯貴。夫如是孝順我汝，菽水無缺，必至安適。是僧絮叨不已，其妻聞而笑，莊色言曰：君言愚昧，果何益乎？不知古格言所謂：嬰兒未誕，勿置搖籃耶？吾今告君，作此空言無補實效。君當思之：

昔有一僧名蘇摩薩摩，住一村中，村曰達摩蒲里，有一子雅納薩摩。此人聰明，學習迅速，不久授得公職，學問禮數足獲厚給，以贍父母。一日聞有僧爲父週年忌辰宴客，乃前往。當地士紳咸集，筵席豐盛，賓客皆得多食。雅納薩摩食亦甚飽，歸值他僧，時正酬客，行至彼處，衆賓方入座。主人知其甫從他處食來，笑曰：汝在食之已飽，尙能食耶？顧雅納薩摩坦然就席，如未嘗食，大啖不已。飯罷，主人分餉牛油肉類。雅納薩摩盛於罐



中，半途置罐地上，曰：今日吾過飽，明日可弗食，此油與肉將何爲？吾知之矣，不如售出，以所得錢購一羊。羊產羔，不久乃得羣羊。鬻羊以易一牛，牛生犢。不久，遂積多金。他人聞吾有錢，鄰家必妻吾以女。於是吾妻產一子，子得良師，著錦繡，足珠寶，如其分。苟吾妻忘所當爲，竟至鄰家閑談，則吾子亂走，必爲牛所踐。吾幼子乃竟爲牛所踐，愚婦耶！此汝之罪也。未嘗見有如是愚之頭腦者，吾當訓誨汝，言至此處，雅納薩摩取杖揮之，將罐擊破，牛油牛肉悉棄諸地。幻想隨之俱滅，於是自責其愚，懷慚歸家。

說畢，曰：徒作幻想何其愚也。但知現在，莫計方來，將來或無是事。地伐薩摩亦以爲然，世間一切，固命中注定者。無何，其妻果育一男，時值吉辰。母體休養十日，明日始出浴，囑其夫善視嬰兒。其妻之出，地伐薩摩聞王分貶財物，施諸僧侶，彼欲獲賞，欣然前往。家畜一貓，夙所鍾愛，日飲以牛乳。家中無他人，遂使貓爲嬰兒看護，令守之，勿使嬰兒驚，警告其貓，責不旁貸。然後趨赴王宮，領得分內賞賜，立即返家，恐嬰兒遭遇何事，貓之守護不能放心耳。

其家牆壁有孔，孔中有蛇。蛇久不聞人聲，遂循牆出，至搖籃前，將近嬰兒。爲貓所見，箱蛇至頸，蛇遂斃命。貓碎蛇身，大爲慰悅，坐搖籃旁，守此嬰兒，將語主人此事經過。不久僧歸，往視嬰兒，貓先出迎，作快樂千古之狀。翻滾於地而蛇血滿身。僧見之，以爲殺嬰兒也。未之思索，立斃貓杖下。然行至搖籃前，見嬰兒故無恙，安然酣睡。旁有

蛇尸，是貓所除。於是悲悔，知己操之急切，知貓又嘗救嬰兒於難。正悔恨時，妻返自河，見貓死於門，其夫在側悲苦，殊驚惶。問之，夫語以故。貓救嬰兒，而誤殺之，妻亦加責，謂夫罪惡過於殺人。遇事不先思索小心謹慎者，必先思其所將爲。苟不之思，必遇災禍。如彼理髮師然也。

昔有商賈住毗薩羅城，因勤勉積多金，其妻多年無子，其後爲上蒼所憐，賜與男兒。是子生辰不吉，命妨父母。父母以是恐懼，棄諸道旁；爲貧婦所見，拾之歸家，撫養成立，視如己子。子既成立，婦人告以往事，常語子曰：汝生父極富有，衣食優裕，汝有權繼承遺產，乃因前世罪惡，生於不吉時辰，遂爲父母所棄。少年習聞其言，悒鬱不快，以彼可富足，而今茹苦，時想像及之。

一夜得一夢，夢中有神人語之，謂往日罪惡目下銷除，此後日漸富有。並告以脫離貧苦之道，曰：明日召理髮師爲汝理髮，然後往浴於河。歸時，灑掃屋宇，以嘉賓將至，善爲準備；叩灶君前，並須靜肅。時見三化緣僧至，汝延之入，請上坐；於是祀竈，予以食，食頃，汝出杵擊之，次第擊死，則立化三銅盆，滿貯珠玉，汝取銅盆，自可安逸度日矣。次日，舉夢告養母。養母驚疑，然囑照神之言施行。少年早起，遂召理髮師，理髮師怪之，何若是之早也。問何以日出前理髮？曰：因有典禮，理髮後尙須沐浴。且以牛糞塗房舍，飾灶以待佳賓。未幾果見三化緣僧來乞於少年。少年優遇之，延入，請坐，祀竈，獻



香花畢，飯之。食時，出杵，在客前向杵禱祝，雙手舉杵重擊其首。三人皆死，果立化爲銅盆，滿貯珠玉，如夢中豫言。於是遂成富有，忘其貧苦矣。

理髮師從旁目睹其異，至爲驚詫，見三化緣僧之立化銅盆，彼頗欲倣效之。以爲但殺化緣僧即可得多金也。於是歸語其妻以今日所遇者，曰：吾將爲之。其妻不可，謂所見或係幻覺，或蒼天之所賜與，冒大險而不期其後果，至愚也。我之貧困是命所定，不當爲惡以裕己。顧理髮師不納勸告，定殺三化緣僧。一日亦爲準備，如所見者，然後覓來三丐，延至其家，三丐飯時，以杵擊之，一人立斃，二人奪關逃去。行且呼曰：惡人，惡人，汝豈若是待我輩耶？理髮師期死者之化爲銅盆，然卒不化，尸身仍爲尸身而已。理髮師大失望，而二丐訴諸官，乃捕理髮師而殺之。

地伐薩摩妻之言至此，曰：不小心謹慎，必受苦厄；粗率將事，必有餘殃。使思而後行，可避災禍。汝苟不發怒，必不致殺吾救嬰兒之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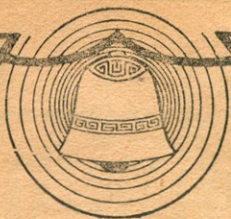
毘什羅薩摩說故事竟，曰：願吾弟子知粗率從事，而不小心之後果爲何若也。不思而行，惡果隨之，惟智者永思之而後行也。

## 後記

故事都說畢，毘什羅薩摩之弟子，乃成新入。今之有禮貌有智慧者，與昔日愚蠢動輒爲笑柄者迥不相同。諸王子彌不感師之所爲，使溫雅無媿於王子，於是銘謝師恩於無窮。毘什羅薩摩以說教之成，至堪欣幸，擁諸弟子，喜極而泣。返見於王，王見子之能改過自新，大悅。王歎服毘什羅薩摩之睿智，贊揚其偉大成就。於是重集高僧，示以三王子，與毘什羅薩摩所爲。衆僧初以爲王子不可教，覺毘什羅薩摩所計議爲不可能。今乃驚詫慚服，亦贊揚所嘲笑之毘什羅薩摩之睿智也。王率三王子重謝毘什羅薩摩，厚其寶賜，土地珍寶無不畢具。其後三王子輔佐父王治理國政，永居於和平愉快之中。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

印度文學叢刊

五葉書

Panchatantra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Vishnu Sarma

重譯者 盧 前

發行人 吳 秉 常

印刷所 正 中 書 局

發行所 正 中 書 局

(2034)



學

國

國學彙纂叢書

國學入門  
 國學常識問答  
 中國先賢學說  
 中國哲學史  
 中國名學  
 中國文學史提要  
 亭林學術述評  
 南雷學案  
 論語本義  
 論語會箋  
 孟子本義  
 孟子會箋  
 尚書與古代政治  
 禹貢地理今釋  
 史記舊註平義  
 漢書藝文志問答

經學纂要  
 史學纂要  
 諸子學纂要  
 理學纂要  
 文章學纂要  
 文體論纂要  
 文字學纂要  
 校讎目錄學纂要  
 詩歌文學纂要  
 小說學纂要

蔣祖怡著 蔣伯潛

蔣梅笙  
 李俠文  
 胡懷琛  
 金公亮  
 虞愚  
 羊達之  
 何貽焜  
 黃嗣艾  
 胡統寰  
 徐英  
 胡統寰  
 溫晉城  
 成濂軒  
 楊大鈺  
 王駿觀  
 葉長青

國文精選叢書

孟子事蹟攷略  
 孟學大旨  
 大小戴記選注  
 大學與中國民族文化  
 (重編)四朝學案

先秦文學選  
 兩漢散文選  
 三國晉南北朝文選  
 唐宋散文選  
 明清散文選  
 學術思想論文集  
 中國文學批評論文集  
 歷代名人短楸  
 歷代名家筆記類選  
 傳奇小說選  
 樂府詩選  
 唐詩宋詞選  
 元明清曲選  
 革命詩文選

國立編譯館  
 向紹軒  
 王夢鷗  
 胡統寰  
 胡統寰

蔣伯潛  
 吳契寧  
 陸維釗  
 查猛濟  
 劉延陵  
 穆濟波  
 王煥鑣  
 曹鶴籬  
 金公亮  
 胡倫清  
 朱劍心  
 徐聲越  
 錢南揚  
 唐盧鋒

896

22852

u7

五葉書

登記號數 22852

書 碼 896/u7

卷 數

備 註

注 意

-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為限
- 2 請勿圈點、評註、污損、折角
- 3 設有缺頁情事時請即通知出納員

臺灣省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750484